

教育科学丛书

〔美〕 凯瑟琳·坎普·梅休 著
安娜·坎普·爱德华兹

王承绪 赵祥麟 顾岳中 赵端英译

杜威学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科学丛书

杜威学校

[美] 凯瑟琳·坎普·梅休 等著

王承绪 赵祥麟
赵端英 顾岳中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杜威学校

[美] 凯瑟琳·坎普·梅休 等著

王承绪 赵祥麟 译

赵瑞英 顾岳中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吴县装潢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75 字数: 340千字

1991年4月第一版 1991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本

ISBN7-5617-0127-6/G·058 定价: 6.20元

译者前言

《杜威学校》一书的副题叫《芝加哥实验学校》，由凯瑟琳·坎普·梅休、安娜·坎普·爱德华兹著，1936年出版，1966年再版。芝加哥实验学校的正式名称叫“大学初等学校”(University Primary School)，后来叫“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Chicago University Laboratory School)，附属于芝加哥大学，大家称“杜威学校”和“实验学校”。芝加哥实验学校共办了八年(1896—1904)。《杜威学校》的作者是当时实验学校的教师，她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和第一手资料对实验学校的设计、理论和实验情况作了最详尽的记述和阐明。

芝加哥实验学校是杜威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实验室。1894年杜威到芝加哥大学任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系主任，1896年创设了芝加哥实验学校。他一直强调，这所学校原意是一所实验学校，它从来不是“模范学校”，也不是“实习学校”。办这所学校的目的在于“检验用作工作假设的某些来自哲学和心理学的思想”，实际上杜威关于实验学校的设计和理论是他的教育理论在实践中的检验和应用。

实验学校于1896年1月开学，学生共16人。同年10月，学生增至32人，1897年12月增至60人，到1903年学生最多时为140人。开办时正式教师3人，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教师也不断增加，到1904年，教职员达23人，助教(大学研究生)10人。实验学校于第三年年终，把所有教师分别组织到幼儿园、历史、自然科学和数学、艺术、音乐、语言、家事科学、手工艺和体育等研究室。研究室由受过专门训练的有经验的教师领导，并要求教师在各自领域里机智地研究课堂中进行各种活动发现的问

题。由于实验的任务,学生分为各个小组,不分班级。芝加哥大学许多研究人员和教育系大部分师生也共同参与这个实验。

芝加哥实验学校的整个实验进程,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897—1898)是摸索时期;第二个时期(1899—1903)是第一时期证明有效的课程、教材和方法的继续,并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和提高。

芝加哥实验学校开办前(1895),杜威拟了一个《组织计划》,规定实验学校必须根据实验,编写出一整套的课程、教材和相应的教学方法。根据这个要求,实验学校的编制按照儿童发展情况,分为下列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按儿童年龄分为若干小组。第一阶段4—8岁,第二阶段9—12岁,第三阶段中等教育13—15岁。以上各个阶段,不是截然划分,而是逐步地过渡。在第一阶段,学校生活与家庭邻里间的生活密切联系。例如自然研究、手工训练和缝纫,被看作是与儿童的校外生活相联系的活动。第二阶段重点是获得读、写、操作、算的能力,不是为了这些能力的本身,而是为了获得规律性的知识和掌握使用工具的技巧。第三阶段即中等教育的开始,在儿童掌握每门学科所使用的工具的范围,一门一门地进行学习,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专门化的活动。实验学校的课程就是由相互联系的种种活动的计划组成的。

杜威在芝加哥实验学校的八年是他的教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杜威提出关于实验学校的组织计划以及各种具体措施。此外,还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著作,包括《我的教育信条》(1897)、《学校与社会》(1902)、《儿童与课程》(1903—1904)等,其中影响极广泛的《学校与社会》是他对实验学校的学生家长和赞助人的几个讲话汇集而成的。

为了探索教育事业的新道路,在西方,一些思想家、教育家按照自己的构想,创办各种形式的实验学校,芝加哥实验学校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所。杜威的门徒S·胡克认为芝加哥实验学校是“美国整个教育史上最重要的大胆的实验”。引人注意的是,

杜威自己认为，他用的新方法远远不是完善的。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杜威是进步教育的提倡者和推动者，可是到了 30 年代，当许多进步教育家自以为追随杜威的教育理论进行教育工作而达到一个高潮时，杜威却对这个运动提出了种种批评。杜威反复强调教育过程的复杂性。他反对把进步教育的观念和原则改变为一种现成条规和固定不变的东西，象敷芥子泥一样，应用到教育问题上去。事实是，如上文提到的，芝加哥实验学校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编写出一种新型的教材，可是杜威在 30 年代对这个实验进行回顾时，他承认，“要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好，而且永远不能彻底解决”。杜威在教材问题上经过长期的实验而所得出的结论却如此软弱、模糊，以致在实践上不能起指导的作用，这是值得深思的。

从历史上看，19 世纪末，美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工业现代化过程中，科学技术不断革新，农村和城市的生活起了深刻的变化，垄断资本高度集中，阶级的分化和矛盾日益加深。同时，在教育领域里，学校制度、教材和教学方法仍沿袭欧洲旧传统，形式主义占统治地位。杜威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来到芝加哥，建立起实验学校的。杜威自称相信“改善主义”（meliorism），“进步是一点一滴的，是零售而不是批发”。他确实看到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激烈变化和动荡，并力图通过学校教育，以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安全。在芝加哥实验学校《组织计划》里，他开头就提出“一切教育的根本问题在于协调心理（个人）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这种协调要求儿童能够表现自己，但必须按照实现社会的目的表现自己”。为了做到上述这一点，他要求学校成为一个雏形的社会，“作业”是它的活动的核心，通过各种作业，学校将成为一种生动的真正的社会生活形式，而不仅仅是学习功课的场所。它的目的在于“培养个人与别人共同生活和协作共事的能力”，在于“把儿童看作社会的一员，使他能够理智地

认识他的一切社会关系，并尽他的一份力量，以维护这些关系”。在《杜威学校》这本书的《杜威学校与进步学校的关系》一节中也说：“这个学校设想它本身是培养新的个人主义的社会组织”，要使培养出的人“相信进化而不相信革命”。很显然，杜威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者，他的芝加哥实验学校及其整个教育理论是适应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并为维护这个社会秩序服务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正如中外很多学者所指出的，他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他过份强调直接体验社会生活，轻视理论和间接经验——书本知识的学习，导致了美国五十年代教育的落后，这些都是错误的；但他反对教育脱离社会实际生活，反对以书本为中心的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等，还有其合理的地方，应当批判地加以吸取，可供我们借鉴。

在本书里读者可以看到芝加哥实验学校实验过程中丰富多样的原始的素材和记录。附录《芝加哥实验的理论》是杜威为本书写的关于实验学校的历史回顾和总结；《心理学上的反射弧》阐明了机能主义心理学的基本原理，被认为是对教育理论极有影响的心理学著作。杜威在1919年5月正当中国“五四”运动兴起的时候，由胡适邀请来华讲学，他曾到中国十一个省市进行了两年的讲学活动，直到1921年才回国，他的著作也陆续在中国翻译出版过。所以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界的影响较大（他的思想也影响到苏联、日本等世界30多个国家），如何实事求是地分析批判杜威教育思想中的反动、错误的部分，吸收其合理的一些东西，作为我国教育改革的借鉴，在教育科学研究中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解决的历史任务。《杜威学校》这本书过去在中国还没有翻译出版过，这次是在中国第一次翻译出版。因此，本书的译出，不仅可为进一步研究和评析杜威教育思想提供资料，而且对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了解现代西方教育思想的发展以及怎样采用有指导的实验方法进行教育改革，也将是有帮助的。

因限于水平,本书在译文上恐有不少缺点,恳请读者指正。

译 者

1984 年 9 月

1991 年 2 月修改

引 言

本书有关实验学校的叙述，对实验学校的起源、办学目的和方法讲得非常详细，无需我再费一词。但是，对本书有关实验学校的理论和实践的报道的明智审慎，表达我感谢之情，却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由于本书两位作者和实验学校的长期联系，她们掌握第一手的资料，她们分担了实验学校的领导工作，使她们对实验学校的基本思想、它的发展以及实施情况，能作出权威性的论述。实验学校的整个历史标志着家长、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不寻常的合作。特别令人感到愉快的是有这么一个生动的证据，表明合作的精神还在继续。

我的感激之情远远不只是个人的感受。本书具有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因为这是关于美国实验和进步学校中较早的一所学校的一个记录。但是，这种历史的意义并不就是一切。这个教育运动仍在不断前进，而且远没有达到它的目的；它的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还很多。我认为，本书在此时此地有很多东西可以贡献。它的重要性既是历史性的，又是切合时势的。它对当前的意义有一点特别可以提出来。今天，个人自由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非常紧迫和尖锐，也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还要严重。成全这两方面的价值而不牺牲任何一方，这个问题将是未来很多年代文化上突出的问题。对解决这个问题，学校有它们的责任，它们的主要任务在于创造一个使这两种价值都得以保存的社会生活和组织的形式。本书报道的这所学校为这样一种愿望所激励，即希望发现一个学校在行政管理、教材选择，以及学习、教学和训练的方法方面，能够在发展每一个人自己的

能力和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的同时,又成为一个合作的社会。我确信,本书的当前的价值不尽在于它对学校生活这一方面的记述。但是,本书的现实意义使我敢于相信,在现在这个时刻,出版本书是特别及时的。

杜 威
(王承绪 译)

原 序

全世界进步学校的不断发展，表明家长和教育家们，为了他们的孩子，对一个教育经验所感到的广泛的和迅速增长的兴趣，他们在比较传说形式的学校中是找不到这样的教育经验的。这种兴趣，说明对进步教育早期一个有组织的实验的报道是适宜的和及时的。

这所学校是家长、教师和教育家们的一个合作的创举，实验于1896年至1903年间在芝加哥大学进行。在当时大学联合设置的哲学、心理和教育系主任约翰·杜威的指导下，这个学校产生了一个真诚的愿望，即与儿童共同创造一个教育经验，这个教育经验比甚至最好的现行教育制度所能提供的教育具有更大的创造性。

这个学校是心理和教育系的一个实验室，杜威先生的教育理论，就是在这里根据当时新兴的心理学原理，和全系师生、学校教师以及学生家长共同创造的。它从来不是一所“实习”学校。

本书题名为《杜威学校》，并不是因为杜威先生作为学校的领导曾经唯我独尊，就象在“一个人的学校”所常见的那样。所以选择这个书名，只是出于对这位巨人的爱戴，正是由于他对每一个儿童和教师的不断增长的能力的客观的、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信任态度，才使这个学校创办起来。杜威先生从来不唯我独尊。他甚至尊重最年轻的和最缺乏经验的教师的意见，这使他们在工作中能够发挥创造性。只有一个曾在这样的气氛中工作过的人，才能理解这种自由对创造性工作的鼓舞。教学工作毕竟是一种创造性的社会艺术。杜威先生的哲学，通过他的人

格表达出来，又激励别人发挥他们的力量，使所有了解他的观点的人在他的指导下自由地、同心协力工作。

本书的副题：《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表明实验学校与大学的关系，大学一直是直接的和间接的帮助和支持的源泉。没有专家们的这种指导，教师们在他们日常经验中创造性地行使他们的职责时，可能要走更多弯路。要是这个实验能进行到底，它可能在各年龄阶段的教育方面提出第一个联合事业的范例。

杜威学校逐步发展的课程，无论在教材和方法方面都是许多训练有素的专家们共同实验努力的结果。本书各章将会揭示这个课程的发展是符合科学规律的。在一切学习领域，非常强调运用有指导的实验方法。主要的假设是：生活本身，特别是为人类的主要需要服务的那些职业和社团应该为儿童的教育提供基本经验。这个实验学校的教室是一些试验的场地，在这里，教师们——各门学科的专家——通过尝试，将会发现足以丰富儿童目前生活的种种特定的经验，使儿童的目前生活成为一个不断生长的过程和越来越真实的、令人满意的对未来的预备。这个假设就是：在行动中表达的自由，是生长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对这种表达的指导，同样是生长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儿童期的自由的必要条件。学习，对教师是一个主要问题，对儿童被看作是一个次要问题，是儿童活动的副产品。学习的最好检验，是儿童通过深思熟虑的行动应付新情境的能力不断增长。这种深思熟虑地行动的习惯甚至是社会性的。我们发现，满足和情绪的安定伴随着学习生活。课程的发展和生长中的儿童的兴趣有关，这样，就揭示了他们生命发展这一时期不同心理发展阶段的主要兴趣。一种教育，坚定地保持与这种兴趣的吻合一致，并不断地运用通过行动客观地检验思想和评价这种行动对将来计划的结果的科学原理，这样的教育，对今天动荡的世界，具有重大的意义。

本书作者都是这个学校的教师。凯瑟琳·坎普·梅休，作

为副校长，负责发展课程，她也是科学部主任。安娜·坎普·爱德华兹，在实验学校早期是历史教师，后来任特别导师，在高级参加所有其他各部的工作，这个经验有助于她解释杜威先生的教育哲学在当前危机中的价值。

这个研究的范围以及研究的计划，是作者和杜威先生通过周密磋商决定和制订的。杜威先生指导了本书写作的全过程。在磋商过程中，爱德华兹夫人担任秘书，负责保管记录，选辑资料。为了使原稿行文前后一致，显然必须由作者中一人执笔。爱德华兹夫人负责草拟除第十七章以外的各章。她还负责汇集和编辑全部记录和多方来稿。梅休夫人在学校担任数理学科的教学七年，这一经验是第十七章的基础，也是她对本书其他各章所作宝贵贡献的基础，特别是她创造的关于研究历史的方法，即把历史作为人类通过发明、探险和发现不断进步的故事来论述的方法。

本书原稿篇幅太多，不能全部出版。各章都缩减了内容，并从本书正文中删去了两章，改为本书附录。一篇是《杜威教育原理的发展》，由爱德华兹夫人执笔；另一篇是《芝加哥实验的理论》，由杜威本人执笔。

从1896年至1899年，《大学纪事》登载了大量有关实验学校报道。1900年，实验学校的几篇报告在《初等学校纪事》专刊连载九期。这些报告后来合订成一册，很快脱销。1901年和1902年的记录，包括劳拉·L·鲁尼恩精心收集和编辑的打字的报告和提要。这些报告没有发表过。作者引用的资料来源包括以上提到的各种刊物和文件，杜威夫妇当时的和后来的著作，以及学校毕业生和朋友们的作品。艾丽斯·C·杜威夫人在解决学校很多问题上的卓越见解，学校非常感激。她还收集和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1927年杜威夫人逝世，使她和梅休夫人合著实验学校史的计划无法实现。在杜威夫人逝世以后，本书作者应杜威先生之请，担任了这个工作，借此对杜威夫人表示深

切的感谢。

本书有很多材料,采自尚未发表过的有关本校的记载。作者还引用了下列各位的文章:乔治亚·F·培根,奥尔瑟·哈默·巴丁,莉莲·库什曼·布朗,海蒂·霍佛·哈丁,查尔斯·F·哈丁,凯瑟琳·安德鲁斯·希利,内利·约翰逊·奥康纳,梅·鲁特·克恩,劳拉·L·鲁尼恩和凯瑟琳·C·梅休。应该特别提到乔治·H·米特夫妇的不懈的支持,和他们对实验学校的教育价值的持久的信念。最初有关实验学校的报道,《学校与社会》,这是杜威关于实验学校的三篇讲演,就是由米特夫妇在凯瑟琳·坎普·梅休和奥尔瑟·哈默·巴丁协助下整理出版的。

感谢培根女士、布朗夫人、鲁尼恩女士、萨拉·弗伦奇·米勒、D·P·麦克密伦和玛丽·图夫对本书早期原稿计划的意见;感谢埃尔西·基拉普有关教师的重要的建议;感谢哈利·O·克勒特使我们看到一个毕业生为一篇未发表的论文所收集的函件和资料,以及保存在现在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的有关实验学校最后一年的少量记录;感谢乔治·W·洛克,安娜·布赖恩,格雷斯·富尔默,E·C·莫尔,弗兰克·H·曼尼,W·A·鲍德温和海伦·汤普森·伍利;感谢本校的很多学生、家长、过去的教师、毕业生以及来访人士的衷心支持。感谢马里恩·利·布龙·皮格曼对原稿的最初的修订;感谢伊利莎白·F·坎普、约翰·L·蔡尔兹、理查德·H·爱德华兹、盖伦·M·费希尔、小普赖斯·希利夫人和威廉·肯特夫人对原稿所提的宝贵意见。作者还要感谢实验学校的几位朋友和毕业生使我们有可能采用几幅照片,使这个实验的故事增添了不少兴趣和价值。

首先应感谢杜威先生专为本书写的许多文章,他同意我们大量地引用他的作品,并慷慨地付出宝贵的时间和思想,感谢伊夫林·杜威(小格兰维尔·史密斯夫人)最后为原稿进行了校订。

(王承绪译)

新版编者前言^①

1894年，杜威离开密执安大学哲学系，到芝加哥大学任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主任。他可以在芝加哥任职至1904年。他的离开芝加哥，主要由于他对大学当局处理他夫人的实验学校校长职务一事感到不满所引起。杜威和实验学校的关系是他离开芝加哥的一个原因，也是他原来决定去芝加哥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杜威急于想把他的较为抽象的思想转化为实际的形式，他认为他在芝加哥的职务给了他这样做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在任何一个学期，都可以发现他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连续进行探索，他讲授“伦理学逻辑”和“教育哲学”课程，并且管理实验学校的实际事务。

杜威认为实验学校本身对理论课程有着一种有机的、功能的关系。正象杜威急于把哲学和心理学紧密结合起来，并使这两门学科和教育的理论研究联系起来那样，他把这所学校看作这些课程的实验室，和理科课程的实验室相似。这种使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的努力，也许是杜威整个专业生涯的重要特征。我们从杜威专为本书所写的“芝加哥实验的理论”一文的第一句话，可以了解他全神贯注于这个问题的程度。他说：“教育理论和它的实施之间的差距总是那么巨大，以致对孤立地陈述一些纯粹理论性的原理的价值令人产生怀疑。”

我们有充分的机会分析和评价杜威的教育理论本身。他至

① 1965年美国纽约阿瑟顿出版社重新出版《杜威学校》一书，编者布朗大学阿察姆保尔特教授为新版写了这篇前言。——译者

少写了五本主要的教育理论专著。而且他的抽象哲学大部分间接地和教育的理论有关。本书所提供的是1896至1904的八年间杜威教育方针实际付诸实施的第一手记述，它给予我们考察教育实际以便认识和理解其基本理论的不寻常的机会。如果批评家们读一读我们在这里发表的有关方针、课程和方法的仔细的描述，实在难于理解杜威教育理论会继续受到那么严重的曲解。很清楚，关于杜威教育思想的那些有代表性的评论所特有的陈词滥调是很不确切的。可以认为，这所学校远远不是“放任的”，因为教师作为一个负责的代理人，他的作用是明确规定的。这所学校不但不是“儿童中心的”，相反地，它是“社会中心的”，时刻注视着社会生活和社会职业。这所学校并不是“没有方向的”。本书最有价值的一个方面，在于对作为教育目的的生长这个概念在学校实践中表现的各种方式的描述。读者时刻为灵活而又明确的目的的假设所打动，这些目的都以明白可辨方式来表述。这种对具体细节的重视是全书的特点，其结果是对于教师的作用、对于转化为具体教育原理的科学方法以及对于杜威有关纪律的革命性的概念我们都有了详尽的描述。

而且，本书的记叙是可信的。杜威为本书提供了前面提到的那篇论文，还为本书写了导言。同时，在他女儿所写的一篇被认可的传记^①中，杜威让大家知道：“梅休和爱德华兹是实验学校的教师，她们在《杜威学校》一书中对该校的工作作了充分而又有权威性的叙述，无需在这里再加讨论了。”

本书是爱的劳动的成果。这是在美国曾经进行的最重要的教育实验之一的准确而详尽的记录，因而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然而，本书的最大价值也许在于它对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

^① 简·姆·杜威编《杜威传》，载普·阿·希尔普编：《杜威的哲学》（纽约1951年版）第28页。——原注

的丰富内容和复杂性所提供的卓越见解。

布朗大学 雷金纳德·德·阿察姆保尔特
(王承绪译)